

歷代

6244  
:20

治道

卷四十一  
之四十一

新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

治道

宋哲宗元祐初。蔡州教授秦觀舉賢良方正進策曰。臣聞春則倉鷓鳴。夏則螻螻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而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議。惟惺之謀。獨耳剝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在。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遠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脩祖宗故事。而親策於庭。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陛下裁擇焉。其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



始終使天下曉然知之。作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鼓不  
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  
生。緩不掣則急不成。一憤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二篇。以地為險。山  
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通達。作安都。自信者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  
而容之。續乃可底。作任臣二篇。衆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  
詆誣。以幻群聽。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鯉。超絕之材。宜見闕略。作  
人材。揚墨塞路。孟氏所攘。申商崛興。莫或汝遏。作律法二篇。得與失  
為隣。利與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壽祿者所以殲世  
磨鈍。科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  
者以天地為寶。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牛  
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寬覆衆。菜如風  
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作辯士。機會

之來。間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則神擾。氣不養  
則精喪。治心養氣。四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阻山谷。銷亡不時  
或為大累。作盜賊三篇。堯項微種。盜我靈武。逾八十年。天誅不迄。作  
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織者執綜。而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  
此。作序篇。

國論

臣聞古之人君。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弛張法度者多矣。太上  
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何則。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  
州。皆堯志也。而精誠所動。神化所移。不待告之以言。而天下曉然。固  
已心知其本末。此所謂太上忘言者也。盤庚之遷亳。武王之伐商。所  
以從先王之業。承文考之志也。而浮言橫議。三三不一。至以其遷伐  
之意。託於詞令。丁寧而告于庭。委曲而誓諸野。然後民始恍然而服。



從。此所謂其次有言也。秦孝公用商君之說變法令易風俗所以脩  
繆公之業成獻公之志也。然未嘗以其變法之意告民。疑而不服。則  
痛法以繩之。此所謂其下不及言者也。夫秦之不及言固無足道。而  
舜之忘言又未可以遽及。然則後世人君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  
材。弛張法度者。安得不法盤庚武王之有言哉。陛下即位以來。圖任  
元老。眷禮名儒。屏弃姦臣。投竄刻吏。所以照臨海內甚盛。罷青苗之  
使。廢市易之司。削保甲之條。刊免役之令。至於摘山煮海。冶鑄之事。  
他日吏緣以為姦者。臨遣信臣更定其法。所以加惠元元甚厚。臣竊  
聞之。凡此大功數十。淹速輕重。雖出於聖母之裁成。其大槩則皆先  
帝之末命也。然大道之行。小人之所不利。或作為詆欺之言。悖亂群聽。  
以為先帝之道。陛下當躬身奉以周旋。而數年之間。遽聽一二大臣  
更張幾盡。異乎所謂父作之子述之者矣。自非明智不惑之士。往往

聞其說而疑之。嗚呼。此殆陛下不法盤庚武王有言之過也。夫子之  
事父。其生也養志為大。喪口體次之。其歿也。繼志為大。述事次之。知  
述事而不知繼志。猶養一體而不養志也。非所以為達孝。秦皇漢武。  
皆以蓋世之氣。闢闔宇。由之材。并吞諸侯。攘却胡粵。若以功業言之。  
則始皇之英偉傑特。又非武帝之可比也。然而萬世之下。號始皇為  
暴王。稱武帝為賢君。秦祚遽傾。漢基益大者何哉。二世不變始皇之  
事。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向使先帝晚年。於人材法度。初無升黜  
之心。弛張之意。陛下猶當繼其志。不述其事。又况親承於末命乎。臣  
願陛下具以意作為明詔。丁寧反覆。如古訓誥誓命之文。布告天下。  
咸使聞之。則小人雖有詆欺之言。不能以疑衆矣。然後被之於詩章。  
傳示無窮。以明德意。使後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豈不休哉。

主術



臣聞人主之術無他。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與議論之臣而已。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萬物。宰制百辟。鎮撫四夷。與天子經綸於帷幄之中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學術知古始。器識通世務。奮不顧身。與天子辨曲直。爭是非者也。今天下之事。有執政之臣。以行之。有議論之臣。以言之。則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無所事。不然。則雖弊精神。竭筋力。以夜繼日。猶無益也。臣請以用人一事明之。士大夫以名列於仕版者。蓋以萬計。有智者。有愚者。有賢者。有不肖者。若智與賢。則功利之所從興也。愚與不肖。則罪害之所從起也。夫人主以一身之思慮。一耳目之聰明。而當天下功罪利害之機。非有政事之臣。則百官之進退。奈何而不亂也。然人之難知久矣。實愚而似智。實智而似愚者。有之。實賢而似不肖。實不肖而似賢者。有之。申以親疎之異。重以好惡之偏。夫以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付之於二三大臣

之手。非有議論之臣。則進退當否。奈何而知之也。雖然。政事之臣者。人主之股肱。議論之臣者。人主之耳目。任政事之臣。而忽諫官。略御史。猶股肱便利。而耳目盲聵也。任議論之臣。而輕宰相。薄執政。猶耳目聰明。而股肱折也。要之二者。不可偏勝。使之適平而已。漢成帝用王鳳為大將軍。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京兆尹王章言之。為鳳所陷。罪至大逆。故陽朔之後。天下以言為諱。唐明皇用李林甫為相。十有九年專政用事。補闕杜璡上書。斥為下邳令。由是諫諍路絕。此則任政事之臣太勝也。漢武帝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之徒。於左右。朝廷有政事。輒令助等與大臣辨論。大臣數詘。唐德宗晚年。宰相唯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而已。此則任議論之臣太勝也。臣聞仁祖時。天下之事。一切委之執政。群臣無得預者。除授或不當。雖貴戚近屬。皆從中出。輒



為固執不行。一旦諫官列其罪。御史數其失。雖元老名儒。上所眷禮者。亦稱病而賜罷。政事之臣得以舉其職。議論之臣得以行其言。兩者之勢適平。是以治功之隆。過越漢唐。與成康相先後。蓋繇此也。陛下即位以來。因任老成屬以事。屢下明詔。使中外大臣舉諫官。薦御史。保任骨鯁。以備獻納之科。可謂得人主之要術矣。願鑒漢唐之弊。專取法於仁祖。常使兩者之勢適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勝。則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無事矣。

### 治勢上

臣聞御天下之術。必審天下之勢。不審其勢而已。信臆決。行其所謂道。守其所謂法。則雖有剛嚴果斷之材。或失而為刻深。慈惠惻隱之意。或壞而為姑息。何則。設之不當也。夫聖主之於天下。豈嘗有意用術哉。天下有強勢。吾則有寬術。天下有弱勢。吾則有猛術。非強非弱。

天下無勢。非寬非猛。吾亦無術。蓋無勢者。天下之常。而無術者。聖人之至術也。雖然。御強勢者。必以寬。而強之弊。實生於寬。御弱勢者。必以猛。而弱之弊。實生於猛。何則。昔漢之文景。承高祖開創之後。接呂氏喋血之餘。除非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寬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粵。大臣相繼而入獄。二千石連頸而伏誅。巫蠱之禍。至於夫婦父子之間。而不相保。由是言之。豈非強之弊。實生於寬耶。昔唐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絳絢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荐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含脅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艾。忠臣義士。切齒不平。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由是言之。豈非弱之弊。實生於猛耶。是故救強之弊。必於崇寬之時。救弱之弊。必於尚猛之日。夫強弱之相乘。寬猛之相代。猶東之有西。晝之



有夜理之所必至事之所固然也。顧昧者不知耳。昔陵陽嚴詡將去  
頴川。謂掾史曰。我以柔弱召。必選剛猛代。到將有僵仆者矣。及何並  
至郡。首治鍾威。趙季欵之獄。果如詡言。以詡並觀之。則天下之勢  
可以前百年而預定。古者刑罰世輕世重。不為定論。文王之時。關市  
譏而不征。周公成王之時。則關市有征矣。至凶年然後弛之。推此類  
而言。則先王之法度。大抵皆審天下之勢而為之者也。傳曰。政寬則  
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政是以和。夫傳所謂和者。則臣之所謂聖人之至術者歟。

治勢下

臣聞祖宗之時。天下新脫割據戰代之禍。天厭久亂。俱欲無為。而又  
掃除煩苛之患。是以深結海縣之心。削平僭偽之威。是以逆折姦佞  
之氣。當是時。天下之勢。如元氣在乎混沌之中。固莫得而名已。逮嘉

祐之後。習安玩治。為日既久。大臣以厚重相高。小臣以苟簡自便。肉  
食者鄙。未能遠謀。誰能無偷。朝不及夕。故先皇即位之始。大講法度  
作而新之。覈名實以興百辟。攘夷狄以布威靈。有司奉行於中。使者  
刺舉於外。此真得所謂以猛政救緩勢之術也。元豐之後。執事者矯枉  
過直。斧鉤距以為法術。任惠文以取愉快。上下迫脅。民不堪命。故陛  
下即位之始。黜鍛鍊之吏。逐聚斂之臣。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謫  
籍。平冤獄。振乏餒。與天下休息。此真得所謂以寬政解急勢之術也。  
而比日已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告許欺詆之言。率然敢  
陳。而王體未嚴也。嚮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隱忍羈縻。冀其自罷。而天誅未迄也。推此言之。天下之  
緩急。雖曰未見。而固已胥渾於冥冥之中矣。夫致先帝之用猛術者。  
嘉祐之緩勢也。致陛下之用寬術者。元豐之急勢也。今又矯枉過直。



則勢必復緩。緩甚則術又將出於猛矣。猛術一用天下固已震動。若再用焉則安危之計未可知也。何則天下之勢猶一人之身。緩而救之以猛猶關焉不通而涌泄之也。其急而解之以寬猶虛中暴下而補養之也。補養至平則可以已矣。平而不已則又將至於關焉不通再涌泄正氣必傷。重被猛術國本必伐。故曰安危之計未可知也。臣願陛下遏通慢之原杜解弛之漸。明詔內外一守中和。使天下之緩勢不得而成。緩勢不成則後世雖有猛術不可得而用之。

###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以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紫帶涇渭洪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首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中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絕。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穀澗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關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



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不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皆遣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漢唐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

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嫌疑之事。皆出於盡。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



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祈奚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薦弟福可任治人。蘇監察御史為戶部侍郎。此所謂有舉其弟者也。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弘度應舉。都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初度不負舉才也。果破符堅於淝水之上。此所謂有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為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人。仰無所愧。俯無所作。其視身也。與人等。其視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

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為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為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嫌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為三公。父子為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為名臣者。蓋不可勝數。奈何



專用草萊岩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為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為勑。則天下之奇才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為難矣。夫骨鯁自信。以身許國。不為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為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節哉。昔級黷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黠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

等。如我蒙耳。由是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正風憲。通上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人耳。選擇既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欲。攘擊姦惡。如報私讎。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妙自然。亦此曹獻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外郡。臺省為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勿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蒼龜。不無過誤。願或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馮異。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淫之過。本朝趙中令。有遺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者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



始追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升黜。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斥帷幄。劉棻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陽為劉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目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措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棻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遜之耶。嗟。賢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叢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賢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之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偷為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隙。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人



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為陰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摺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矣。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漢鈎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後。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牢脩。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脩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讎四十餘年。播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德裕二人而已。熾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傾擠。此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為二人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晝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彳亍相繼而起。



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皇上銜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隙。求賢益急。用賢益聖。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臣矣。

###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行治純。適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於小庸。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景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繩。攝空承乏。取充位而已。此散材者也。烹聞見暗。機會乘



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則明賞罰。而磨勵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木也。榘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為明堂之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為高明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撓。必以為狙猿之杙。稍脩。則以為榱桷。甚短。則以為侏儒。至於掖襍。軸解。魚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榘楠豫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撓之故。遂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校。而取之以貢舉。名在

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之或違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嶽嶽。歷落。穎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孽其短者。固已圍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黃霸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虛刑。師曠瞽而為太宰。普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鄙。文如長卿。而有臨邛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有跨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事。以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於泰山。龜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



陸下即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刺史救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率報朝廷而不可得。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律法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善。而

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以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收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之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童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擴撫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誅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可謂知所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



寬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辱之日多。僅免至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矣。賈生曰。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知治體矣。

### 律法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使詩書不為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為職。文藝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為俗吏。而耻與之言。迨世則不然。士大夫急于功利。不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柱後惠文之事。父教其子。兄詔其弟。以為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古義。快嫌疑。則掩口而笑曰。老生之常談耳。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蓋昔者以詩書為本。法律為末。而近世以法律為實。詩書為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

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澤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汲黯固爭以為不



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為闡出財物矣。察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為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為受所監臨也。宋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後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之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該法所得之吏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為縱未能盡罷其事。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法。其餘出任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案有司閱四方之牘。屢蠶起之說。牽制優

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于茲。雖指復軍削者為一切之令。取濟期月。卒未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吝。不能以至公為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歲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為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衷多以為寬剩。厚積以為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為是。而免為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為得。而差為失。私意既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



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為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既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寔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為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臣。豈不知兩稅為非古。租庸調為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為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為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築也。其乙則少子之所築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築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隣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合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為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一子也。蓋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陸

下若以臣言為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為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其材可棄。其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隣人也。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姜姬。無棄蕉萃。唯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一曰。粉華藻者。以窮經為過。闕尚義理者。以綴文為輕浮。好為高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以為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



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憲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姻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考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樂正司馬。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

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偽行之人。弊車贏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上。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萬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目之。遂以設科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揚縮李德裕之技。所為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義矣。然士或苟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為祭終之芻狗。兩後之士龍。而莫之省。



焉。此何異斥桑間濮上之曲。而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騂駒騏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鳴鶴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棄本而趨末。并為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為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為科。以籠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用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為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威德尊行。魁奇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擇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謬之流。

矯亢之士。或以虛名而進拔。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瑄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是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板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得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郡守。而仕嘗再為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



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任嘗再為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英才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為一時之望者。莫得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為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全穀之職。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博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人手。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學者以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言其清秘。常人所以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為郡守。慎惜館閣之除。以行文學之士。則用人之術。庶乎其盡矣。

###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之制。百官稱號最為雜。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堯庫之吏。其濫至於浮屠。共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至不可勝數。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古司作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寺監。然後循夕。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濁不分。則小臣偷墮。而其弊也。至於莫為之寵。而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



制官之深意也。今寄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為此進者。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郎官。員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出科。任子。雜色之異。歷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泯泯然。以而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為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為一名而已。故嘗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為之寵。則往往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士為之寵。而假焉。豈非棄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為爵勸。不為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日也。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為之。則爵祿之器。雖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西進太略。清濁不分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以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倣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大夫以下。秩之號為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頗詳。而法制不亂。淫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是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之偏歸於公室。亦不



使偏入於私家。惟其心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費。而民有以給朝聘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小桀大桀。寬乎什一。大貉小貉。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豈不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立。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推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口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令吏坐列肆。販物以來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限都邑。賣漿而踰侈。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取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公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為寶。貢賦經常之外。

殆無一豪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為限量。衣食器用。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徒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攻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望。兼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楠山之贏。青徐則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旨。效計數。無名之取。額外之求。盡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大半歸於公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於民者。一切罷去。吏嘗以括克進者。相繼而黜。數目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以振乏絕。於是公私之財。溢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枉過直。遽然以風裁。自持不復肯言財利之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也。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之虜。西有假息之羌。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采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公私窘急。可為寒心。此正人臣揚榘斂散以究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為阿堵物。臣竊笑之。以為此乃蠢人。故為矯亢盜虛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倘君子盜跖呼阿堵物。豈免為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治。鑄桑洪羊之均輸。亦財利之臣也。士大夫言財利。有如東郭咸陽孔僅桑洪羊所為也。則不可。有如管仲范蠡蕭何之所為也。亦惡乎而

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為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叢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切切焉從事於闔闢斂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為陛下遂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於隣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理財者。以天地為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



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矣。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李惲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然趙過為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鄭白渠之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倚上晦有三升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為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為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為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一人為副。先籍境內之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

行之。而罰其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器。則一間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荒。則又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邸第。舉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之太宰。主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漢之許劭。觀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賜取。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數事。不能委曲。為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



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與馬飲食衣服皆倣典禮而為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敦樸。以為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急之務。以為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 將帥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近。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

坑於長平。麋顯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摧騎劫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乎任之久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而蜀師劔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



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禍於己而福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名。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古者聞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天子之詔。曰莫難於用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冗為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精勇以為奇。悉其冗怯以為正。奇兵雖少。而以銳為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為奇之勢。長短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為衆。冗怯者亦為精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沂都江而上。以技武陽。緝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鄧艾取陰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往薄成都。而劉禪降。孫慶自江左浮大海。直擄番禺。而盧循破。李愬越文成。戍殲張柴。擲夜巖。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未得盡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臏曰。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激。批亢擣虛。形禁勢格。則自為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運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軀。則以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靈。而磔然已解矣。奕者之聞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者。遂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奇伎。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然而天下之士。狃於常。而惑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獸之奇也。天雄鳥喙。莖鳥之毒。奇於藥。繁



弱忘歸。奇於弓矢。鵬鶴莫邪。奇於刀劍。雲為山奇。濤為海奇。陰陽之氣。怒為風。交為電。亂為雲。薄而為雪。激而為霆。融散而為雨露。聚結而為霜雪。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出。計里而行。剋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萬之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越山航海。依叢薄而晝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以正兵為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入而未嘗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漠北。而無他將援之。其擒宜矣。故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闕禮樂而敦詩書者。肩摩而蔽擊。縱橫則悍。稱智囊而驍。肉飛者。豈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則廟堂之上。為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以為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為西北二邊。宜各置統帥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任天下之將者為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有邊警。可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成其功矣。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墮親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辦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充。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據衡。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



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辨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懼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違懷。心折骨驚。手之俱廢。其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賈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滯。上滿天宅。其名曰喜機。許過差而不貸。觸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髮上衝冠。目皆盡裂。其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泣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之。則瑣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德不具。不足以立己。五機不

明。不足以移人。故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名於世矣。然三德不具。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卹義之存亡。偷合苟容。取濟於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為利口之雄。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為縱橫之術。諱問而耻言之。則所謂目咽而廢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有摩而擊。擊而交。則使在其間。君非辯士為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



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為力。思慮為謀。語言為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鄆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他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為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卦。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

脈絡也。號令者。聲音也。旌旗鼓鐸。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臟腑。憑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至矣。故心雖明。臟腑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嘗用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若。不待較而知也。而項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履。為之謀。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愷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



勝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之。遂收燕齊。袁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跌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己者勝也。昔張繡以精卒追魏師。賈詡以為不可。已而果敗。既又請收散卒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為繡謀一也。從違不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鬪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陣。隍之下。變數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 兵法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為棊。剝革為鞠。亦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被堅執銳。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亡也。故知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



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闕與。既遣秦間。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弩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搖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害之交。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鷲以為天。傳膠合。凍以為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為善射。服在箱。騶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為善御。是何也。其所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為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為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者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



駭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為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豎避。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連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携其心。蓋非連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携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席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席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投踵而無席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席也。盜賊者。蛇鼠也。席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

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禁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邂逅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



漆汙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汙  
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  
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賊餒橫出。徭役數發。故愚  
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  
徭役。薄賦餼。善氣既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不拾遺。而郡縣  
之間。枹鼓或警。遊徼旁午。未見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任法之弊  
也。夫任法不任吏。為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之法。可謂  
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  
者。論如律。案問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除其  
罪。為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鞫

考之。若此之類。與夫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  
也。夫民之所以為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閭里惡少。自負其氣。推埋鼓  
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墮卒。窮苦無聊。亡命鬪聚。或執左道。轉相  
誑惑。以為徒黨。或因於飢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  
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符盜賊之大情耳。其間  
夤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  
情。而吏莫敢為輕重。則宜殺而生。宜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  
而不察其宜。則或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  
賊之課尤異者。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解  
衣凶服之人。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於席穴中者。尹賞之治長安也。  
有明設購賞。令相斬獲。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  
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



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為吏。一旦竊殺則移書  
說責取。辨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阡陌有非常  
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發迎之兵。嚴捕逐  
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蘇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  
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惶恐。被過之不暇  
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糞逐韓延  
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為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  
責於常人乎。為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  
而略其小過。允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  
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緡捕緡錢。使得益以贖酒。賞格之外。得酒  
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威權稍重。而盜  
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車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天

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天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鹵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  
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劾計。足以辦所可深慮  
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  
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躡齒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剽孟喜曰。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剽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  
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  
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  
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  
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  
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



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惟魯少文。獨可  
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  
雜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  
遺材也。臣嘗為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  
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  
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  
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  
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舉自  
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  
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  
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  
之也。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  
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  
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  
用。而用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守。其選士人  
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  
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  
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  
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此  
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裁擇之。

邊防上

臣嘗以謂方今夷狄之患。未有甚於西邊者。夫契丹強大。幾與中國  
抗衡。覺項遺種。假息之地。不當漢之數縣。而臣以謂夷狄之患。未有  
甚於西邊者何也。蓋大遼自景德結好之後。雖有餘孽。金帛綿絮。他



物之賂。而一歲不過七十餘萬。西邊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  
予。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北邊歲賂七十餘萬。  
而兵寢士休。累世無犬吠之警。西邊歲費四百餘萬。而羌虜數入逆。  
執事如鷹行。將吏被介冑而卧。以此言之。北邊之患。孰與西邊之患  
重乎。今天下謀臣策士。議欲綏西邊之患者多。大率不過有二。臣請  
具陳其說而去取之。有曰昔漢武以遼陽九百里之地。斗僻難守。棄  
以予胡。元帝亦以關東歲饑。納賈誼之說。罷朱崖郡。蓋王者不以無  
用弊所恃也。狄道枹罕。故為吐蕃諸侯之巢穴。五泉會寧。亦久為夏  
人所據。若以蘭會之地復賜夏人。用府州故事。擇土酋以為熙河之  
守。則數百萬之費。可一朝而省。此其說一也。有曰狄道枹罕。五泉會  
寧。皆中國故地。自漢唐以至國初。不聞苦其難守者。以靈武內屬。故  
也。今置靈武於境外者八十餘年。蕃漢地形相錯如繡。耕鑿則有蹂

踐之患。饋運則有鈔集之虞。是以苦其難守也。若遂取橫山。次復靈  
武。則蘭會熙河自為內地。尚安有數百萬之費乎。此又一說也。以臣  
觀之。以前說可以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以施於今日之後。何  
則。陛下即位之初。羌虜各率種落交臂屈膝。請命下吏。是若赦其罪  
戾。與之更始。假以熙河之節。賜以蘭會之區。則外足以懷犬羊之心。  
內足以寬元元之力。今則不然。天奪其魄。自干誅夷。相為輔車。遊魂  
疆場。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庭而掃其閭。夫順逆之勢殊。則  
撫御之術異。為今計者。獨有取橫山而復靈武耳。羈縻不絕之。可復  
道哉。臣故曰。前說可施於陛下即位之初。後說可施於今日之後也。  
昔曹公征漢中而弗克。乃下教曰。雞肋。楊脩以為難助者。食之無所  
得。棄之如可惜。公將歸矣。已而果然。蓋是時成都方為劉氏所據。曹  
公以為雖得漢中之地。必有輸將之費。禦捍之勤。其勢未易久守。故



不若棄之便也。及鄧艾襲取成都。而漢中遂為控引輸寫之地。豈可謂食之無所得。棄之如可惜者乎。然則曹公之棄漢中。特以未暇取成都耳。以此言之。則知前二說者去取各有時也。且天下之形勢。固有不相關而實相待者。飛者以翼而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縛其手。則不能走。瓶罄則壘恥。脣亡則齒寒矣。橫山靈武。亦蘭會熙河之手足。而蘭會熙河。亦橫山靈武之壘齒也。功成於彼。則患紆於此矣。杜欽議夜郎。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侯王。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墮壞。亦宜曰其萌芽絕之。嗚呼。是今日西邊之勢也。

### 邊防中

或謂臣曰。咸平中。賊繼遷者攻陷靈武。進圍麟州。朝廷檄召諸鎮兵討之。僅能解圍而已。逮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僭逆。兵擊而不解者數年。竟亦不能致其頭於北闕下。元豐初。大舉弔伐之師。五道並進。輒無功而返。未幾。永洛陷沒。詔使死者二人。夫羌之勁悍。不可以力屈久矣。柰何輕議取橫山。復靈武哉。臣應之曰。不然。夫勝有勢。敗有時。聖人不能生其時。時至而不失其勢。昔咸平之時。海內初離分裂之禍。上下厭苦於兵。俱欲休息。而繼遷之黨。以兇悍狡險之姿。據平夏之全壤。扼瀚海之要衝。故其據清遠而竊靈武也。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復問。寶元慶曆之間。天下承平日久。邊防之備。大率皆弛。將不知兵。而兵不習戰。彼元昊者。雖生於砂磧牛馬之區。而計數足以濟其毒勇。決足以成其惡。料敵合變。有古單于之風。小羌入事。諳盟。唯恐居機。於是盡有河南之地。又取河西之境。乃歸節旄。僭名號。卷甲一出。其鋒不可當者矣。先皇帝自熙寧以來。懲累朝之事。為萬世之計。申嚴武備。命將出征。戎軒啓行。袍罕請命。天戈再指。五原內屬。元豐



之初。遂決策大舉。夏人震懼。不知所為。然猶未即伏辜者。其形勢已成。其支黨具在。譬如不肖子守其先人之廬。雖終責備。而期月之間。資用尚饒。未可問也。今則不然。承先皇帝飭勵之後。懲艾胡粵之餘。將帥之銓擇。士卒之蒐練。器甲之犀利。財用之充委。皆數倍於寶元慶曆之間。而天方厭羌。內難屢起。權臣擅事。蚌鷁相持。既狃於永洛之役。常以中國為易與耳。又謂陛下新即位。方務休靖。未能外事。四夷夫戰而輕驕。與夫解不設備。在兵法皆滅亡之道也。由是言之。彼無敗形。我無勝勢者。咸平之時是也。我之勝勢已具。彼之敗形未成者。元豐之初是也。我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者。今日是也。且時難得而易失。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柰何不議取橫山而復靈武哉。昔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北者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頽。襲王庭。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築單于

邸城於長安。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於是始肯臣服。甘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於甘泉之宮。唐太宗伐高麗。至身屬縶。鞅結兩服。雖拔遼東白崖諸城。而駐蹕之後。跣鞞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思魏徵在。朕豈有此行耶。迨高宗時。蓋蘇文死。諸子閔狼怨。搆構連。饑饉頻仍。災異並見。於是唐遣勣等討之。遂滅其國。以其地置安東都護。武孝武太宗用武之主也。宣帝高宗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高麗之所以存亡者。尚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於前。守文之君乘弊而取於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臣以為陛下觀匈奴高麗之所以破。則知夏國之可夷。觀宣帝高宗之所以克。則知天誅之可致。觀武帝文皇之功。則先帝之志不可忘也。願陛下擇大臣知兵者一人。以為統帥。盡護諸將之軍。使之毋顧小利。毋急近功。而專以橫山靈武為



事。不過三年。河南之地復歸於中國矣。

### 邊防下

臣既言靈武蘭會之形勢。曰請遂陳攻守之策。今夫盡堅悉銳。傳壘而陣。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是知攻而已者也。增陴濬隄。嬰城自固。思指計功。以須援兵。是知守而已者也。知攻而已者。可以擒小敵矣。而不可以擒大敵。知守而已者。可以保堅城矣。而不可以保脆城。古之知攻守者。不然。堅壁不戰。自養其鋒。則雖大敵而可擒。直前逆擊。折其盛勢。則雖脆城而可保。是之謂以守為攻。以攻為守。非天下之奇材。何足以知之乎。諸葛相蜀。歲出師以伐魏。魏人患之。及亮死。師不復出。而蜀遂以亡。蓋亮以蜀者。險阻新造之國。而四面皆迫強敵。非數出銳師以挫之。則其勢不能自保。此則以攻為守者也。漢使趙充國擊先零。而請羅騎兵留步士萬人屯田以待其敕。宣帝從其議。遂

滅先零。蓋充國以先零窮寇。急與之角。則中國必有饋輓轉輸之勞。故羅騎留屯。而圖以期月。此則以守為攻者也。臣以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蘭會。而充國所以破先零之計。可以取靈武。何則。今蘭會之地。與夏人接界。犬牙相入。若積粟儲械。端坐而守。彼必時入而寇我。小則掠羊馬。大則拔障隧。援兵將至。羌輒引去。既解而歸。則又復入。如此連年。則我數動搖。而車甲疲。非長久之道也。為今之策。莫若以秦鳳涇原麟府鄜延環慶五路之兵。與蘭會相表裏。約以兵萬人。歲各一出。雖大勝無輕入。雖小却無久留。務以撓羌人而已。夫以五路之兵。歲各一出。則是我之兵。歲一戰。而羌人歲五戰也。羌雖魁健。豈有歲五戰而不罷極者也。彼既救死扶傷之不給。則蘭會之地。自然無事。此則孔明守蜀之遺意也。自靈武陷沒八十餘年。其地北距大河。南抵環慶。瀚海七百里。烏鹵無水泉。若誠舉大兵。徑薄其



下。則虜將嬰其巢穴。竄伏不出。而潛以精兵擊吾歸路。吾軍糧盡。引還。則腹背受敵。而進退不可得。非萬全也。為今之策。莫若與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今屯田自關中。以至塞下。往往而有。然水利不興。人力未盡。內無良吏為之教督。外無遊兵為之捍敵。是以雖有其名。而未享其利。願置使者一人。如漢之搜粟都尉之類。專領其事。凡要害之利。盡發吏卒屯之。濬溝澮。繕亭障。頻出騎士。以為田者遊兵。積粟數百萬斛。則靈武在吾掌股中矣。此亦充國破先零之遺意也。夫羌以數縣之衆。乃能與中國之師抗者。無他。吾軍動以轉輸輜重自隨。非饋餉不行。彼則各贏斗升之糧。負於馬上而戰耳。是中國所長者兵多。所短者難餉。羌所長者易食。所短者兵少也。今既大興屯田。假以歲月。以為必誅之計。又分諸路之兵。歲各一出。以為撓賊之謀。則吾之所短者無慮。彼之所長者無所施。臣謂不過三年。羌必

大困。然後遣一介之使告之曰。能以靈武之地歸中國。則罷兵。不然。并取夏臺數州矣。彼知我不得靈武。兵未息也。必自割其地獻於朝。廷。如有迷復不從。則以數萬人自郿時度塞門。抵回東陔。可唾手而取也。傳曰。猛虜在深山。百獸恐。及其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夫能以積威約之漸。則羌雖勁悍。將搖尾而求食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

治道

宋哲宗元祐三年。孫升上奏曰。臣竊以威福勢利。人主既當獨執。則法度紀綱。上下所以相維。自古法度廢。紀綱壞。而天下不亂者。未之有也。然則人主所以能擅四海之威福。持天下之利勢者。以有法度紀綱爾。夫修法度。正紀綱。坐廟堂。持公道。決是非。進賢退不肖。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者。執政大臣之事也。日月之有蝕。聖賢之有過。君不以無過為德。而以改過為善。是以先民詢及芻蕘。而庶人得以議者。聖人之善取諸人。稽于衆而不自用也。以天下之重器。宗社之大業。所以維持豈一人之力哉。法度紀綱之所在。雖人君且不敢有所私。故詔令未出。則論思之臣得以議之。書讀之臣得以駁之。詔令既行。則諫諍之官得以爭之。御史之官得以言之。上下維持。不可一日



廢此朝廷所以分職任官之意也。苟非其人。不可使當其任。既使居其任。則不可廢其言。廟堂之上。以公平自任。平一為心。是非判然。邪正不亂。黜陟惟允。進退無愧。期於上下無言則可矣。不可必欲使之不言也。若夫是非之不分。邪正之不明。而論思封駁之臣不獲申其議。諫諍彈劾之官不得盡其言。不恤天下之公議。以快意於一時。若是則非所以明法度。正紀綱。上下相維。為天下萬世治安之計也。伏願陛下深思自古治亂興亡之戒。而以朝廷法度紀綱為意。宣諭執政大臣。則天下幸甚。

六年。侍御史賈易論天下大勢可畏者五。疏曰。臣竊以天下大勢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譎見。無所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人心

不知所向。夫毀譽不以其真。則主聽惑。主聽惑。則邪正無別。君子之道日消。小人之黨日進。政化陵遲。亂之所由生也。言上下相蒙。則是人君聰明壅蔽。下情不上達之謂也。可不畏乎。夫官人不任其責。則萬事隳廢。曩倫攸斁。惡吏市姦。而自得。良民受弊。而無告。愁歎不平之氣充溢乎宇內。以干陰陽之和。災異所從而起也。言政事苟且。則是無復有治道。而姦吏蠹賊靡所不至也。可不畏乎。夫生財不得其道。則公私困弊。衣食之源日蹙。用之於無事之時。然且有患矣。不幸倉卒多事。則必狼狽窮迫。而禍敗至矣。言經費不充。則是一切用度皆匱乏。而斂散屈伸無及時預備之計。人情易搖。而根本有微弱之虞也。可不畏乎。夫教養不以其方。則士氣浸弱。士氣浸弱。則節義凋喪。偷合苟容之俗滋長。背公忘君之風益扇。將誰與立。太平之基。而又寧王國者哉。言人才廢缺。則是士君子無賢智可用之實。而愚不肖



充物於朝。天下所從而否也。可不畏乎。夫人心不知所向。則以非為是。以黑為白。更相賊害。爵之以高位而不加貴。像之以顯罰而不加懼。人君之利勢無以鼓動四方。徼利苟免之姦。冒貨犯義之俗。何所不有。言刑罰失中。則是人無所措手足。姦宄由是而莫禁。可不畏乎。臣獨恨二聖焦勞念治。而天下之勢乃如此之弊。任事者不以為憂。是猶寢於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而自以為安也。然則興廢補弊。救溢扶衰。豈無策乎。欲知毀譽真偽之情。則莫若明以日達四聰。使下無壅蔽之患。讜言直論日至乎前。而讒說殄行。無以遁其情。則賢佞邪正。皦如白日。中心湛然。如止水。如定鑒。孰敢欺蔽以售其偽耶。昔知人則哲。能官人。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圜圜。色乳壬。此之謂也。欲官人。皆任其責。而政事脩明。則莫若詢事。言。循名責實。故四郊不治。則責郡邑之臣。以其無教。本務農之效。

品不遜。則責師帥之官。以其無承流宣化之績。夷狄畔渙。則責之邊帥。獄訟煩苛。則責之士師。盜賊多有。則責之警尉。群司百官。曰任而責實。黜幽而陟明。著以一定之制。則賢能者樂運其才。而疲懦不肖者不敢貪位而尸祿。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欲生財不逆其道。則莫若敦本業。賤末作。崇儉約。廢奢侈。使四方之民各守其業。不見異物而遺。講明先王制國。用量入為出之法。行之天下。將使公私富足。而九年之食不匱。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足矣。此之謂也。欲教養人材。必以其方。則莫若闢四門。以廣詳延之路。庶好爵以厲廉遜之節。明詔公卿大臣。使各舉其所知。召對延問。以觀其能。否善者隨宜而用之。不善者一切報罷。然則岩穴無幽隱之賢。朝廷多譽髦之彥矣。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作時。孳于五



展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欲人心皆知向正。則莫若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不以親疎貴賤為之重輕。與天下為畫一。故為善於家者。必賞於朝。為不善於幽暗者。被罰於顯明。所以風動四方。而信於天下也。如此。故民志一定。而放僻邪侈之行不作。書曰。德明惟明。德威惟威。此之謂也。舉是數者。一以至誠惻怛力行而無倦。則太平極治之功。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

七年。翰林學士梁燾上奏曰。臣恭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早有天下。仁聖孝愛之實。謁聞于外。性資成。定。盛德日新。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臣民歡欣。四海仰戴。今來選正中宮。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天意人事。上下協應。惟是政機之煩。久勞同聽。歸斷人主。不可過時。此陛下今日甚盛之舉也。退託深宮。願神內景。遠光前人。垂法萬世。豈不美歟。願早賜處分。以彰全聖。如以臣言為然。伏望明出。詔付大臣施行。天下幸甚。

燾為尚書右丞。相。又上言曰。臣昨在翰苑。日嘗容具孔子。披露肝膽。冒聞聖聽。陛下聖明洞察。不賜踈斥。嘉其忠。蓋用之輔政。臣仰體眷遇。益聖臣節。重以身蒙寵榮。而未行其言。是以夙夜不遑寧處。期必補報。未敢少懷不盡之意。致陛下有後時之悔。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為言。常欲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竊惟淵宸遠慮深識。用臣前言。適其時矣。伏望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主。以全大功。臣不勝激切盡言之至。

八年。燾又論政事之要五。疏曰。臣聞天之愛養生靈。必命仁聖之君。以為之主。而又生賢人君子於四方。以為人主之用。使君倡臣和。共修善政。以代天理物而成太平之功。故人君立政。必求其賢。又君子布列左右前後。以為輔佐。所以副大之愛養生靈之意也。恭惟皇帝



陛下以仁聖之資荷天授命。太母以至公至正恭敬節儉保護清躬。九年成德。今陛下至明獨斷。中外歸心。太母可謂有社稷天功而恩及四海矣。陛下當攬政之初。正求賢之日。當舉政事之要。隨事以任人材。各用其所長。則上下交脩。治道成矣。是能敬天受命。副天愛養生靈之意也。臣竊惟今日政事之要。凡有五事。一曰人材不純。二曰命令不堅。三曰朋黨交通。四曰百姓窮困。五曰夷狄驕橫。此五者為教已甚。須廣求賢人。君子各隨其材之所長而用之。講求長策以去此五敝。陛下必欲人材純一。吳若明辨君子小人。可用君子而使小人。不可用小人而使君子也。中正不倚。正直公忠者。此君子也。姦邪阿附。蔽賢營私者。此小人也。既知其為君子。則必崇用而信任之。既知其為小人。則必消退而疎遠之。信任之。謂當用於要。近常令在內也。疎遠之。謂當隨才領事。常在在外也。又當求賢人。君子於四

方。則天下之賢才皆得而為用矣。書曰。立賢無方。謂不專用一方之士。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謂進君子退小人在果斷而不惑也。陛下必欲命令堅明。莫若謹於更進。當於施設。無以淺事輒廢。遠慮無以辯言輕動。成法蓋條法頻改。則人情惑而不安。命令二三。則主威玩而不重。凡造令立事。必先謀於大臣。講究雖大臣以為是。未可行也。又示於近臣。使之參考。雖近臣以為是。亦未可行也。又行於百官。使之合議。須群臣皆以為是。論議詳熟。曲盡人情而不疑也。然後可以行之。一定而不可復變。必使中外上下謹守敬信。如日星之燦然。可仰也。書曰。敬乃攸司。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謂作命所以示信於天下。必謹之於初。既行而不可改也。又曰。慮善以動。動惟嚴時。謂不善不時者。不可輕舉也。陛下必欲無朋黨交通之患。莫若判別邪正。辨察真偽。無惑先入之說。必取衆多之議。則事合公。當不牽於所愛。



必察偏私之情。則真偽自明。常使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朋黨自消。交通之歡自無矣。易之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謂君子進。小人退。則邪正分。而泰道成矣。泰者。天下安治之謂也。詩曰。雨雪濼濼。見覲幸消。雨雪陰也。比小人。覲陽也。比君子。謂用君子。則小人自消也。陛下必欲百姓無困窮之憂。莫若賦斂寬平。徭役輕簡。豐稔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常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之。使不至失所。臣下有寬百姓之請者。擇而行之。臣下有掊斂百姓之說者。一切罷之。郡縣之吏。別立舉法。以隔私恩。如知州通判。知縣縣令。皆用公舉。而不得以恩例為請。則多得實材。可以分憂矣。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謂政事必欲愛民。官得人。則善政行。民悅而歸心矣。陛下必欲夷狄賓順。莫若脩文德而立威制。願面詔大臣。精選忠實明信之士。付以帥權。勿用怯懦輕詐之人。終誤

邊事。保守封疆。寸土不可棄之。愛養生靈。一民不可失之。如其恭順聽命。可行恩信。如此。則文德明矣。如其傲慢叛命。必用誅伐。如此。則威制立矣。不可屈從俯就。須德失威。養成他日之患。為朝廷憂也。傳曰。懷遠以德。立德以威。謂禦夷狄者。必使畏威而懷德也。恩威並行。則可以制夷狄矣。欲救此五者之弊。在陛下信任左右大臣。謹擇侍從。要近公。選諫官御史也。大臣者。陛下同體之臣也。必須精察而揀擇之。無牽恩私之情。以絕佞倖。佞倖進。則悞國事。既有後悔。及其悔也。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也。無惑左右之說。以消讒間。讒間進。則蔽惑聰明。忠直味遠。輔佐失道。必有後憂。及其憂也。亦已晚矣。不若謹之於初也。大臣之間。而宰相尤為之重。故宰相重。則朝廷重。宰相輕。則朝廷輕。是宰相之任用。人得失繫國家重輕。社稷安危也。而進退之際。可不重乎。願陛下照之以至明。斷之以至公。勿為



輕聽。勿為快意。如此。則忠臣見得用。左右得人矣。既知其為賢人也。無  
移。臣下愛憎之言。而或疑之。又加信任。使之盡忠謀國。修輔上德。則  
百官皆得其賢。萬事皆得其當。天下可以安靜。陛下可以無憂也。如  
用失其人。則天下未得安。豈陛下未能無憂也。此而一有失。得在今  
日。所繫尤重。當陛下用人之初。是四方觀政之日。不可不謹也。侍從  
要近者。陛下左右獻納之臣也。得賢人而在位。則朝政闕失。得以聞  
人材邪正。得以知。緩急於其間。選用輔佐之任。易而得人矣。諫官御  
史者。陛下耳目之官也。尤須審任而親信之。此而得人。則所聞皆得  
其公。所行皆得其當。不得其人。則所聞皆得其私。所行皆得其偏。如  
所任得賢正之人。則陛下視聽聰明矣。可以分別君子小人。可以辨  
定是非曲直。可使消除朋黨交通。如所任失於姦邪之人。則為權臣  
耳目。上蔽陛下聰明。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

君子。使君子不得進。小人日益多。如此。則朋黨交通之私勝矣。此官  
最為清要。此地最當擇人。陛下聰明洞達物情。不可不察也。臣愚不  
佞。竊嘗留意於賢人君子。思有以助陛下今日求賢之意。謹以其所  
知。及采於公論。有可以為近臣者。有可以為言臣者。各以其材之所  
長。條具別奏。願陛下擇而任之。時以名字出於清衷。自用三兩人。以  
聳動群臣耳目。使朋黨沮喪失計。忠良喜樂盡忠。陛下今日欲求輔  
佐聖德。正須用此等人也。望聖心斷然必用之。以合天下公議。則朝  
廷之福。宗社之慶。中外之幸也。臣子區區報國之心。惟陛下財赦而  
垂聽焉。

貼黃。臣自塵侍從。以至擢居近輔。竊觀陛下有仁聖之資。望陛下  
行仁聖之事。願陛下成仁聖之功。天下之大。一力不能獨治。自  
古聖帝明王。必須臣下共成洪業。伏望陛下用此群賢。早成大



功。以慰臣民之望。

熹又論四者歸心之道。奏曰。臣聞聖主之興。必敬天道。以修人事。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與嗣明德。有宗社。天之付畀陛下者。如此之重。陛下必有以報天順帝。而靈承之以對萬壽之福也。天之所喜者在安民。民之所安者在仁政。仁政之道。本於安靜而不擾。夫安靜而不擾者。人心之歸也。人主以一身之尊。居四海之上。必得人心之歸已。則享國長久。安寧而成。太平之功矣。今陛下覽政之初。是四方觀德之日。宜有上當天心。下慰人望。克承祖宗之休。敬用太母之訓。安兩宮之慈。垂萬世之法。此廟社之福。天下之幸也。臣願獻愚忠。以助聰明之萬一焉。夫親近法座。日侍清光。莫如左右之人也。人人願效腹心。以副眷遇。必知其所用。心。則可使臣節竭忠也。臣願陛下戒喜怒。平憂憎。略小過。以盡人之

善。錄小勤。以勸人之忠。如臂之使指。如手之捍衛。頭目。始終責其力焉。此左右所以歸心也。夫正朝廷。明國體。莫如廷臣。以道佐人主者。有輔弼。論思獻納者。有侍從。拾遺補過者。有諫官。繩愆糾繆者。有御史。此王官之要也。聚於朝廷。各有職守。不可使有交通。不可使有朋黨。交通則蔽聰明。亂國政。而為姦詐欺罔。朋黨則害良善。而隔正直。此不可不察也。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君子小人相反者也。君子正。小人邪。君子忠。小人佞。君子得權。則敬戒而愈恭。小人得權。則傲慢而難制。君子可以與權。小人不可以與權。臣故曰。常使君子得進。小人勿用也。陛下。方以至明。獨斷。正要左右前後皆得正人。以助英睿。若不收摯人材。何以多得公忠之人。任用耶。臣願陛下。清心正慮。以觀群臣。清心在至公。無偏。正慮在不惑。姦說。辨別邪正。消除朋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辨讒以進忠。容諫以養直。謹聽以廣謀。剛斷以



明事信任以保功。必求忠實正士謙恭以求助。臣以信任之誠務。以誠報

彌之效。必有此廷臣所以歸心也。安國家保社稷莫如百姓。聖人有

言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蓋民定則國定。民富則國富。用度百索出

於民間。常令足衣足食。無困無怨。則事事樂供於公上矣。君臣相與

謀謨。經綸者。在此而已。臣願陛下明信法令。平易刑賞。寬省賦斂。輕

簡徭役。豐穰和平。則安養富庶之使有餘力。凶荒勞敝。則救恤休息

之使不失所。臣下有寬愛百姓之請者。面詔大臣必行之。臣下有指

斂百姓之說者。面飭大臣深責之。此百姓所以歸心也。夫繫中國之

強弱安危者。莫如夷狄。當使其畏威懷德。謹職修貢。敵國則有主賓

之義。禮信之所接。屬國則有忠臣之道。命令之所加。常處於義信之

間。而後可以言中國矣。自古以夷虜懷德畏威為彊。不務以關地為

彊也。以先制人為安。不以受制於人為安。此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

面命大臣。必精選忠賢材略之士。付以帥權。無用私愛。諛佞之人。終悞

邊事。謹守疆場。實有土地。明信重威。制貪禦侮。兵戢而時動。不得已

而用之。不苟且目前無事。養成後患。為朝廷他日之憂。必也有恩有

威。使之知懼服從。奔走之不暇。此夷狄所以歸心也。此四者。誠得忠

賢。上助聖謨。然後安靜可成矣。陛下今欲發其聰明。廣其仁孝。上安

兩宮之慈。下收四海之望。始自於宮掖左右。中達於朝廷群臣。下至

於百姓。遠及於夷狄。歡然一意。歸心於明君。可謂安靜矣。若夫群心

歡欣。和氣充塞。可以致陰陽順序。風雨應節。年穀豐登。人民富壽。帝

王之能事畢矣。臣蒙殊恩。擢自侍從。塵歷輔佐。竊觀陛下有仁聖之

資。願陛下行仁聖之事。望陛下成仁聖之功。此老臣區區報國之心

也。惟陛下財赦而垂聽焉。  
知定州蘇軾朝辭。上奏曰。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



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故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身目壅蔽。則其獎必至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

衆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自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疎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手震。相見手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垂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本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采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心先憂晦而觀



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廢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

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由思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現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有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計。勿為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紹聖中。殿中侍御史陳次升奏曰。臣竊觀易。以乾名乾。以馬名坤。蓋龍者。能變能化。不制於物者也。有君之象焉。故以乾名之。馬者。地類行而承順者也。有臣之象焉。故以坤名之。乾剛位乎上。故能制物。坤



柔位乎下。故制於物。剛柔既立。而君臣之分正。是以古之聖王。黜幽陟明。惟先蔽志。彰善癉惡。斷出於己。賢否既別。邪正自分。彼雖欲崇私黨。尚朋比。何緣而致哉。後世之君。間或昧此。主威不立。權歸乎下。終底危亡者。以其失乾剛之道也。臣試論之。漢武帝外勤師旅。內耗黎元。非有厚德以結民心也。五十年間。中外無事。特以威德歸上。姦臣不敢專國。命爾。唐明皇初無失德。非有甚過惡也。卒有播遷之禍者。以李林甫專權故也。以此知主威不可不立明矣。主威不立。雖欲去邪。而失在於不斷。欲任賢。而失在於不思。邪不去。則害忠良。忠良進。則邪自消。二者勢不兩存。治亂之原。實辨於此。唐之開成。陳夷行極言姦臣干權。文宗依違不決。卒陷正人。此失於不斷者也。漢成帝欲用劉歆。斷出於不果。而問王鳳。鳳終止之。此失於不果者也。去邪既疑。任賢不果。權臣所以執國命。同己者。必法相結納。實之權要。

以為己助。異己者。則去之。曾不旋踵。王鳳之於漢。李宗閔。牛僧孺之於唐。是也。夫朋邪萃于朝。則人事失於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近者正陽之月。天多陰晦。棟之與議。咸謂姦邪蔽國之應也。考之漢書。元帝時。鄭朋。楊異等。往來讒毀。交鬪陰附。是歲夏寒。日青無光。衆以謂陽蔽。則明有所掩。小人用事之兆。恭顯反。歸咎於更生等。元帝不能察。漢祚由是衰矣。唐代宗初。元載為相。內結宦官。外乃結帝。令群臣奏事。先白宰相。顏真卿極論其非。蓋欲導君而卑臣故也。以此推之。威福之柄。宜在君。不宜在臣。收威福之要。不在手他。在乎果斷而已。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致治之本。其在茲乎。恭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好惡一遵於王道。正邪悉判於淵衷。巍巍乎。二帝三王之上。漢唐之君。何足為陛下陳之。然興亡之事。是為鑑戒。以舜之為君。禹猶納言曰。無若丹朱傲。愚臣區區。敢効古人。引此以獻狂



瞽伏願陛下作威作福。念箕子之惟辟。勿貳勿殺。稽伯益之戒禹。察言邪正。以別忠佞。斥去姦回。以破黨與。則太平之基。可指日致矣。次升時為左司諫。又奏曰。臣竊觀古之君臣。協心戮力。與事違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以和而已。朝廷和於上。則百官和於下。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二帝三王。所以昭盛德。洪治道者。以此。故舜典曰。四門穆穆。納于大麓。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伊尹曰。惟和惟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廟堂之上。謀謨之臣。不以和濟。而欲致隆平。召和氣。其可得乎。恭惟陛下適追來孝。脩復法度。圖任舊人。緝熙先烈。真大有為之時。左右大臣。宜體至德。咸懷忠良。一心以經綸天下之務。紹成無疆之休。則無負於陛下之責任矣。苟懷異志。持異論。背公向私。違善依惡。無難難濟濟之德。懷歛歛訛訛之謀。以非為是。以是為非。紛爭詭譎。豈惟失具瞻之道。實負陛下矣。不獨負

陛下。又將以眩惑陛下耳目。雖大明遠照。洞達幽微。真偽是非。了然判於會中。而詢事考言之際。豈無與之口舌爭。大臣如此。累國非細。可不察歟。伏望聖慈。渙發德音。悅諭大臣。俾懷純一之德。而無背增之心。庶幾虞典九官。終共熙於帝載。尹躬一德。遂克享於天心。天下之福。萬世之利也。臣蒙陛下下推置言責。智識淺陋。區區管見。以致治之要在朝廷和而已。敢獻瞽言。伏望陛下少加察焉。

哲宗時。侍御史蘇轍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日弊修治。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由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咸水尚存。遂使河



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錢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然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已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益而頽。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則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

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一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曰。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轍守陳州。論時事疏曰。臣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



念頃以老衰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遠安養。將辭之日。面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閤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况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慮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興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一識山陵。深郵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塋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

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威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入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



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冠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鑒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未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諍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自具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為怨最深。為患最大。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勾勾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

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惟幄之巨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耶。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為是。亦以為非也。然而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



者。瓦解之憂也。變遷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子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之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為群盜。侵淫蔓延。賊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眾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交

丁辯孰與

今日之眾。陛下聽覽疲勸。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眾。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舍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為此齷齪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等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辛息侯。及有議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



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殿中侍御史呂陶奏曰。臣聞天下之政皆願致治而不能無敵。天下之言皆好成文而未必可以適用。天下之情皆有愛而莫切於愛君。天下之情皆有憂而莫大於憂國。此明王膺主所以廣覽博聽而求其闕失。忠臣志士所以危辭直論而竭其懇誠也。苟以不足適用之言陳不能無敵之政。則辭旨浮畧而意不迫切。於愛君憂國之心有所未盡。安能補於世哉。譬如施干戚之舞以解重圍。講鄉飲之禮以治軍旅。多見其無益也。昔貢禹為漢元力言治道。以為盡如太古則難。宜少放古以自節。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上嘉其質直之意。多所聽納。深自約損。而舜過制。大半罷之。至于崔寔著

論。果極時要。則亦以為濟時拯世之術。期於補綻決壞。故柱傾邪。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宜以針勸。捷勅為救。豈暇及於和鸞節奏哉。夫二子之言。皆不泥一隅。該通事變。質之前世而不繆。驗之來今而可以為鑒。臣竊慕焉。恭惟國家承百王之敝。當天下文治之極。法度廢而不立。威令委而不行。上下偷沮。風俗彫薄。四海之勢。如乘敵舟以涉長河。而無所維御。汎汎焉日就其深。而不為壞敗之計。甚可痛也。陛下天資神聖。享有寶命。一日纂承大業。而四海之人歡然嚮順。無有毫髮之警者。豈獨天命然哉。乃仁宗皇帝之德澤。至深至厚。結於人心之堅也。為人之子。治人之天下。而坐視若此。於持盈守成之道。何如哉。臣資識狂愚。聞於長慮。第聞忠諫。可以死節。昔嘗考六經之微言。覽百氏之異論。推迹近事。得其大端。至於安危治亂之幾。是非邪正之漸。得失興亡之際。未嘗



不爲陛下反覆而究之。中夜三思。繼之以日。欲一發憤。憑指陳要務。以感悟天聽。扶救國體。苟人主從而警懼回心。於社稷之計。睿明之德。無所虧損。天下之大憂。日漸銷散。則臣退就鼎鑊。其甘如飴。而歲伏幽賤。厥路無絲。幸今明詔申諭。雖巖穴荳茅之人。皆得以直言上達。乃臣之志願。庶幾適於今日矣。敢沿科舉以畢其愚。臣竊以爲王道之端。萬化之本。莫大於身正。以率天下。故有貴始。天下之大務。憚而不爲。則德隳功喪。無以光紹祖宗之休烈。徇名而昧其實。則習尚虛曠。風化頽墜。而不可振起。故有寬治。君臣之交。必覲之以至誠。然後可以畢天下之能事。大臣之分。莫若盡道以致主。故有明任。設官授職者。所以與天子共理。法制大壞。賢不肖失其別。則生民安所蒙顧。故有議官。人君能結天下之心。則邦本堅固。而莫能動。農夫重困。國費浮冗。力役不調。疾病無養。皆世之大蠹。故有重民。民力之耗。莫

甚於養兵。軍政不立。則驕惰日長。將材不任。則舉無成功。推類以勝。則漸不可長。教民以戰。則法不可失。故有制兵。二虜之患。自甚一日。而制禦之道。未可以經遠。故有慮邊。總其大歸。以盡夫終始。故有策原。求之於文。則不足。推之以用。則有餘。臣之區區。不敢默於此也。

### 貴始上

臣聞治道有本末。物理有終始。王政之所施。有先後。如萬目之附於綱。衆流之出於源。挈之則張。澄之則縈。端本者所以治末也。慎始者所以圖終也。施之宜先者。不可一日而後也。此善惡邪正之所漸。而安危治亂之所由生也。是人主之大範也。昔春秋之文。謂一爲元。學者推明其義。以爲視太始而欲正本。深探其本。而所貴者始也。又曰。正次王。王次春者。上承天而下正己也。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考於大經。大義。義訓



既白。以天下國家理勢而質之。尤深切而著明乎。夫人君之即位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所始也。公卿大臣瞻仰清光而觀其注措也。黎元兆庶延頸企踵而覲其惠養也。變夷戎狄。傾耳側目而想其威令也。公卿大臣則必有以結其心。黎元兆庶則必有以慰其望。變夷戎狄則必有以懷其情。舉是三者而先之。夫何萬事之足治哉。是以古之賢君嗣守大業。皆深知正本責始之意。欲治安而惡危亂。就善而去惡。趨正而遠邪。日新盛德。輝光篤厚。發為大政。鼓舞四海。人人聞之。莫不聳動悅服。而以為吾君之有某善。則吾之幸矣。君之舉某事。則吾將享其利焉。是故人道物情無違悖之理。天施地化無逆沴之變。然後躋世清寧。享國永久。豈不休哉。詩書所載。抑可得而言也。書稱高宗之德曰。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商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稱祖甲之德曰。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

鰥寡。至于成王。上繼文武之業。下憑周召之助。法度脩明。教化深厚。天下可謂安矣。然而朝廟告神。謀議庶政。慎微求助。則其詩乃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予其懲而必後患。及其羣臣因而進戒。則亦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而又以公劉訓民事。以蒞阿喻求賢。以立政規任人。以無逸防好豫。是以成王寅恭抑畏。動履德義。功成治定。不墜祖考之洪烈。永惟商周之隆。賢君之初。泄政。其有為於天下則如此。至矣。其警懼誨飭於身。則又如此。勤矣。豈非所謂正天下之本。而貴王道之始歟。然則三卿序進。而皆有以授於天子者。亦志乎此也。一策言其憂之長。而務除患也。二策言其無事而慮。則可以息禍也。三策言其吉凶禍福之相倚伏。當謹戒而無怠也。忠臣之變其主。子寧反覆諄諄而不倦者。亦欲正本而責始也。臣竊觀漢唐之衰。聞君繼世。不責本始。廢失法度。大槩無以懷服天下之心。於



是生民失望。而內外得以窺其囊。覆亡敗滅。可不悲哉。陛下受天眷命。續四聖之統。踐祚以來。恭默思道。三年不言。可謂孝矣。言服親政。既一歲矣。公卿大臣。率職聽命。咸願致其忠力。莫敢少懈。而聽任之際。或異僉諧。黜賞之端。或殊公共。此豈結其心之術哉。若乃慰黎元之望。則德澤有未敷。懷戎狄之情。則忠信有未至。豈深仁厚德無迹而難明邪。抑睿謀英斷有發而不憚邪。臣愚不能處也。然臣惟恐中外之心。觀於初政。慊慊然常若不滿矣。謂人道物情之無違悖乎。則陛下欲舉典禮。造崇本親。而盈廷沸議。以爲失名分之正。不可垂憲萬古。下至草茅閭巷。切切偶語。輒論是非。由此觀之。天下之情可知矣。謂天地化之無逆沴乎。則厲氣流行。萬衆疫死。八月大水。都市深溢。秦晉諸郡同日地震。星緯示變。終月不沒。旱蝗繼至。赤地千里。由此推之。上帝之警戒可見矣。陛下安得不深思而極慮哉。夫天下

貴始下

之治。莫若先之以身。故臣願陛下遠覽商周之盛。近鑒漢唐之衰。考春秋正本之義。過三卿授策之戒。乘大明繼照之初。先治諸己。以倡王道。以副天下之欣戴。然後條當世之務。而審其所以措置云。

臣聞治己之道。六始必思。其次莫若慎乎漸。其終無善於聽納。務此三者。則主德完。而王道備。多天命至重。思所以奉順。宗社至大。思所以保守。生民至永。思所以撫養。萬務至繁。思所以處正。災異未弭。思所以銷去。羣情不順。思所以懷服。臣故曰。其始必思。秉心實最。好德不息。所以奉順八命也。循襲法度。懼辱祖考。所以保守社稷也。早夜勤政。通究微隱。所以撫養生民也。審慎聽斷。無任獨智。所以處正萬務也。引咎自新。稽章前失。所以銷去災異也。推誠待物。不忍有欺。所以懷服羣情也。此數者。非高遠而難見。非勞苦而難行也。皆附近人



理。切中事情。不為則已。為之則至也。聖賢之教存乎其中。而仁義之  
主不能出乎其外也。陛下幸放臣狂瞽而察之。可也。出一言而玷未  
敗天下之大政也。舉一事而喜未隳天下之大法也。四方無虞而宴  
安逸樂。未為人主之大過也。崇高富貴。而嗜好外形。未彰人主之大  
失也。其端雖不及於彼。而其漸必能至焉。謂一言之玷。未敗大政而  
不慮。則其漸將至於號令悖繆。而中外無所取信矣。謂一事之妄。未  
隳大法而不正。則其漸將至於典章廢墜。百度不守。而後嗣無足觀  
矣。以宴安逸樂。未為大過而不節。則其漸將至於流連終日。荒耽昏  
惰。而萬事叢脞矣。以嗜好外形。未彰大失而不戒。則其漸將至於廢  
佞。近習窺所欲而奉之。干紀撓權。而不可禁矣。臣故曰。莫若慎其漸。  
是以聖君賢主。制之於將然。而不及於已然。過之極微。而不見於著。  
昔宣王扶表撥亂。周道復興。昌漢。勳。連業。可謂盛矣。而詩人乃以慎微

為美。由此觀之。則慎微者。王治之本。而人君之先務歟。太祖決事。或  
失。慮書之史。退朝不樂。而有王者。豈可容易之說。太宗既即位。不復  
語及音律。嘗謂承喪亂之後。勵精為治。天下已安。乃知勞苦有勳。儻  
以酒樂自娛。則萬務將墮。以至於人。有請補外者。皆太宗時。宦官或以  
外官勤幹為請。而願正其秩。乃詔選部擇人以代之。又有以某之貪  
廉聞上者。乃命監司按狀。而未嘗輒聽其言。先帝苦於持盈。尤務畏  
戒。嘗遠視前古得失。列述百圖。著為至鑒。其辭有曰。慕令德之餘芳。  
警昏朝之失道。凡此者。累聖防微杜漸之大略。繼體守文之切訓也。  
陛下光紹丕烈。始建治統。固宜純法祖宗之顯號。以發揮成德。而幸  
天下也。深思至慎。濟之以聽納。則堯舜之盛。無以先也。夫朝廷設官  
置職。而命曰諫諍者。何也。得非天下之務。委危治亂。所繫甚大。而人  
主之聰明不可自用。乃責其有補耶。非特循故事。以常員而已也。人



臣直躬正色與人。君爭辯於正邪是非之際。有至其辱而猶不憚者。何也。得非以義激於心。言任其責。不敢循然自便。而欲其感動邪。亦非矜犯危難以死就名也。原朝廷設官之意。察人正愛君之誠。則諫之爲益多矣。臣故曰。其終無善於聽納。日者御史有以言罷去。而塗之人惑於傳聽。敢以爲說。雖臣愚亦爲朝廷惜之。臣不惜數子之去。而惜國家之體也。昔先帝嘗黜諫臣矣。而天下不以爲言。陛下。一罷御史。而人敢以爲說者。何也。蓋先帝享御日久。好諫之德足信於天下。雖觸威悟音。亦或罷黜。而人不疑焉。今陛下初世大政。雖有納諫之心。四海之人既未能皆知其詳。而御史又以言去職。此疑似之遠。不可家至戶曉。臣竊憂謹直之路塞。危詞正論不敢輒獻。而威德虧喪矣。此所惜者體也。雖神聖之資。羣臣莫敢有聽。從而無諫諍。然仁至麇卵。則風風有時而來。擇狂言怒訐。辨則忠規。莊詒。輻湊于前。而

治道至矣。惟陛下留神聽納。寔萬世之幸。

究治上

臣伏思國家享有天下百餘年矣。吾君吾相同心合德。日夜孜孜。營治之勤。過於前古。而太平未見其實者。敝果安在哉。好靜而惡動。喜無事而憚有爲。而然也。夫靜出於動。無事處於有爲。天地之生萬物。其先莫不旋斡運變。周流不息。以極其神。而後乃收功於靜。聖人之經綸斯世。其始心刻除蕩滌。無所不施。以平天下之多難。而終乃底於無事。此物化之先後。治道之始終。其致一也。今惡動而憚有爲。則所謂靜與無事者。終不可得。而猶好之喜之。不亦惑乎。世俗之論曰。動不若靜。循仍易而興作難。是不究利害之深淺。理勢之宜如何也。是執一隅之說。不知適變之道也。是苟一朝之樂。不識千日之憂也。夫人之受疾有重輕。故醫之爲術有速緩。或一寒一暑之侵。縻於膚



勝。此其淺而易去也。則治之之術。不過安神靜氣而自固。可計日以起。至於腹心難治之病。則不然。彼其所感者深。故所苦者甚。異既將隣於悴亡。而吾猶使之自養以待。抑亦迂矣。是必力攻急逐於死生之際。而決其一勝。何瞑眩之足惜哉。大厦之居。莫不欲便安而重創。建藩籬。缺漏補葺之可也。攘桷弊壞。完治之可也。若乃基構頽圯。棟腐棟撓。一大風雨。幾有摧覆之患。則又豈補葺完治之可救哉。勢至於此。而猶重創建之勞。則無以享便安之逸矣。天下之事。固有不可已者而已之。非所以振起治功。而恢明國體也。方今之弊。豈非天下有不可已之事。而朝廷有不欲為之心乎。持不欲為之心。當不可已之事。則取過目前。而未暇於長久之計。臣恐國家之政。日苟一日。歲苟一歲。而可憂之漸。有甚於此時者矣。夫二虜威強。窺侮王室。兄弟之好。既結於北。而王爵之封。已加於西。歲出金綸數十萬。以命賜。患

以為同盟之具。可謂厚矣。三邊要地。夙夜經意。境守以戰。非無備矣。介使屢至。慢書數上。出無厭之語。啓難塞之求。以搖動吾君吾相之聽。亦已久矣。此朝廷之公患。而天下之深不平也。然猶以息民為說。以好戰為戒。未嘗一議誅伐之策。而與之正中國四夷之分。惟默默貸。忍有計應接。而幸其不為南牧之寇。臣竊以為未安也。大河為患。歲歲決溢。朔方諸郡。衝潰不常。生民之死于墊溺者。為不少。幸得保其餘生。而力困於河者。亦多矣。蒸薪之積。隄防之勞。無時而已也。大抵壅之於東。則奔于南。障之於西。則注于北。而不見其素。所謂河者。果安在也。洪流之害。可謂極矣。此朝廷之共憂。而天下之熟聞也。然猶以開河為功。以遏塞為利。蒸雪人度。釋子以給其費。欲息尋丈之奔衝。乃致千里之漂潰。而未聞建定大議。觀水所向。徙民避患。而徐為之謀。臣雖甚愚。亦不敢有取也。舉今之務。莫大於此。兩端皆其勢



之不可已者猶已而不為。推此而下則庶政之苟簡臣不得而悉數矣。是以天下之人。激昂奮厲之氣少。偷且怠惰之心多。事勞而功不立。政發而王道不隆。由此其故也。惟吾君吾相。深窮利害之本。而權之以時。乘聖賢之會。而相與講磨。泮濯於廟堂之上。不感於一偏之說。而斷之以力行。善動而不惡。夫有為而無所憚。以起天下柔弱不振之態。而完其堅壯全盛之體。可也。古所謂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則換會之至。其可失乎。

### 究治下

臣聞人主欲有為於天下。而無所憚。則天下之事不足為也。然而名實之辨不可不察也。舉天下之事。而皆可以為。則天下莫不知其善治也。後世莫不稱其難能也。天下之事。舉皆為之者。實也。莫不知其善治。稱其難能者。名也。事有本末。名實有先後。本近於實。末近於名。

實居其先。而名處其後也。好實則所務者本也。無意於名。而名隨之。好名則所逐者末也。未必有其實也。此名實之辨也。昔之聖人。施為於天下者。蓋非有求於名而行之。及其功成事立。而名自得。舜舉十六相。誅四凶。所以去天下之害。而興其利也。然後有進善黜惡之名。禹乘四載。決九川。導九河。驅洪水。流而殄之。海。所以保斯民之命。而粒其生也。然後有捍災禦患之名。三代君天下。耕以井田。稅以什一。教以學校。罰以肉刑。所以授斯民。而納之仁壽也。然後有至治之名。然則名者。豈在好而求之哉。王政之弊。莫大於好名。而不為其實。好名而不為其實。則事失本始。而所逐者末也。後世不知聖人有得名之實。徒見其名之甚美。竊好而欲求之。乃獵取其近似者。而行為。反索其實。益闕如也。今日之弊。信有類此矣。國家嘗詔司農。條三歲之出納。命執政議其大計者。豈非古所謂冢宰以通法制。用於歲事乎。然



而取之過藝極。而橫賦數下。措之非有餘。而浮費無窮。不可量入以爲出也。耕二年者。未有一年之蓄也。凶旱水溢。則多菜色之民也。又嘗詔羣吏勉脩厥職。毋以簿書期會爲故者。豈非古所謂作興教化以厚風俗乎。然而朝廷所擬議制令頒布告期。類多賦役獄訟。米鹽貨幣之請。乃俗吏之爲。而未見其可使天下回心嚮道之具也。又嘗詔中外臣民以密封論時政者。豈非古所謂明王問道而求諫。百官箴王闕失。然而公車不召對。尚書不問言。未聞燕見細繆。而覽章引咎也。凡爲此者。得非先名而後實歟。誠能均節財用。寬裕黎元矣。可以命冢宰制國之經費也。誠能導民以德。動民以行矣。可以責羣吏於簿書之外也。誠能求善無厭。改過不吝矣。可以來天下之上封論政也。凡爲此者。所謂先實而後名也。天下方患名之浮。而不見朝廷勤治之效。苟人主一旦奮然。指其實而示之。以聳動天下之耳目。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若雷霆之震。日月之臨照。威聲光耀。窮極天地之表。而著見萬世矣。所得之名。豈若向之近似者哉。臣敢遂道前世有爲之若。殊勲懿烈。已驗於往者。以取必於睿斷。昔漢宣帝勵精親政。綜核真偽。信必刑賞。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無苟且之意。於是生民安業。而單于慕義來享。議者以爲劾優於孝文。而德侔於商周之賢王。唐憲宗決策定議。明抗國威。以平數千百年之鎮。播叛之勢。則亂階逆本。誅削戡盡。而國之紀律復振。齊威小國之諸侯也。委政不治。疆隣交侵。及其封即墨大夫。悉阿大夫。發兵四出。則趙魏齊之君請和。國人震懼。無敢飾非者。此皆爲之有其實也。况以國家大定久矣之勢。究其實而不奪於名。則何施而不可。何爲而不立。豈特漢唐之比。惟陛下留神考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



程子